

香港建築百年

陳翠兒 蔡宏興 主編
香港建築師學會統籌

責任編輯 李 安

美術總監 廖潔連

美 術 溫衛能 崔頌笙 顏肇祈 陳廣成

書 名 空間之旅——香港建築百年

統 籌  香港建築師學會

主 編 陳翠兒 蔡宏興

作 者 陳翠兒 蔡宏興 林社鈴 何志清 馮永基 陳麗喬 張海活 楊煒強
長泐礼子 香港房屋署建築師協會 吳啟聰 黃斯齡 朱卓雄 杜永德
源耀邦 吳永順 鄭炳鴻 黎東耀

出 版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鰂魚涌英皇道 1065 號 1304 室

JOINT PUBLISHING (H.K.) CO., LTD.

Rm. 1304, 1065 King's Road, Quarry Bay, Hong Kong

發 行 香港聯合書刊物流有限公司

香港新界大埔汀麗路 36 號 3 字樓

SUP PUBLISHING LOGISTICS (H.K.) LTD.

3/F, 36 Ting Lai Road, Tai Po, N.T. Hong Kong

印 刷 奇美印刷有限公司

香港柴灣康民街 2 號康民工業中心 812 室

版 次 2005 年 9 月香港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規 格 大16開 (190 x 285mm) 178 面

國際書號 ISBN 962.04.2495.6

© 2005 Joint Publishing (H. K.) Co., Ltd.

Published & Printed in Hong Kong

TU-092
20073

空間之旅

香港建築百年

陳翠兒 蔡宏興 主編

香港建築師學會統籌

圖





004	林雲峰	序言
006	陳翠兒	前言
008	蔡宏興	導論
012	林社鈴、何志濤	早期鄉村建築——本地園村
020	馮永基	維多利亞城的規劃
028	馮永基	公共建築
038	陳麗喬	經濟的結晶——商業建築
050	陳翠兒	沒有記憶的城市——《花樣年華》的唐樓
060	陳翠兒、張海活、楊煒強、長樹孔子	無重地帶的建築森林——九龍城寨與重慶大廈
072	香港房屋署建築師協會	獅子山下的安樂窩——公屋
086	吳啟聰	中產人士的選擇——從洋樓到美孚新邨
098	黃斯齡	交通交匯處
106	朱卓雄、杜永德、源耀邦	城市的公共空間
114	吳永順	「神的廟宇」——教堂建築
124	鄭炳鴻	水上建築——大澳棚屋
132	鄭炳鴻	臨時建築——竹棚、戲台
外篇		
140	黎東耀	迷人的都會空間——電影院
150	黎東耀	市井的懷舊空間——茶樓、酒樓、茶餐廳
160	吳啟聰	百年建築的人事境物——二十三位香港建築師及事務所小傳
172		參考書目
174		作者簡介
176		鳴謝
177		圖片出處



序言

百年人事幾番新，從百年的角度來宏觀香港及其建築，再訪我們的過去，繼往開來，認識香港建築歷史上的得失，展望我們未來的香港建築。

我在此感謝此書的作者們，一群對香港及其建築有如此熱誠的建築師們，他們在繁忙的工作中，犧牲了自己的工餘時間來撰寫此書。他們都視此為對香港建築及其歷史作出貢獻，別無所求，此精神實在令人欽佩。

從2001年開始，我得悉這些建築師們主動策劃此書，這些年間亦知道他們經歷和面對著不少的困難，但本著「建築師」的專業精神，仍從不放棄出版此書的意願，要為香港大眾出版一本深入淺出、有觀點和分析性的建築書籍，實在精神可嘉。

繼往開來，百年似是轉瞬之間，回顧我們的建築歷史，既有光輝的成果，亦有可學習和改善之處。

「九七」前的香港，就像是「借」來的時空，叫人總不踏實。「九七」後，作為歷史的殖民地身份結束了，無論是居住或暫住香港的心境，亦有所不同。

過往我們沒有著重自己的歷史，自己的文化，自己的建築。對於保留、保存和發揚自己的文化和建築，我們也沒有著意。不少建築和建築師的歷史都隨時間而消失了。

回顧香港的建築歷史，亦驚嘆香港驚人的生命力，在高度「擠迫」和「艱鉅」的過去，創造了不少的典範。「擠迫」和「艱鉅」變成了創造的原動力，令香港在現今「高密度城市」中建立了一定的位置。

《空間之旅——香港建築百年》一書是百年以來難得的一個抱負，以群策群力的精神，共同的為社會和建築歷史作出貢獻。

在此，本人亦感謝我們的合作夥伴——三聯書店，出版了此「百年」難得一遇的精彩建築書籍。

林雲峰教授
香港建築師學會會長

前言

生於斯、長於斯，我們這群五十年代後出生的建築師，卻對自己本土的建築歷史認識不深。

九七衝擊

香港建築，就像「無根樹」般，隨著經濟、社會、功能上的需要，以及受到現代建築理念的影響，從而形成今天的面貌。

可是「九七」以後，香港回歸中國，卻為這城市帶來了不少的衝擊。香港不但面對經濟轉型的陣痛，而且在思想模式上亦發生了不少變化。在經濟、政治的大變局下，過往習慣了的模式，似乎都在這急速變化的年代裡，變得毫無用處。

「無根樹」過往扮演了英國殖民地的角色，今天角色改變了，這一代的人都忙於尋根，急於再認識這個陌生的祖國和自己的過去。

《空間之旅——香港建築百年》亦是在此時孕育出來。一群八、九十年代畢業的建築師，對本土建築歷史只是略知一二，在三聯書店編輯李安小姐的建議下，構思了本書，希望以深入淺出的手法，與大眾分享對香港建築的看法。於是建築師們分頭進行資料搜集，對我們來說，這亦是一個尋找自己過去的歷程。

建築教育的空隙

建築教育是重要的一環。它培育了我們建築師，亦間接由這些建築師塑造了我們的建築，我們的城市面貌，並影響了我們的生活。香港首個建築系是在1950年開始的，系主任是由英國來的布朗教授(Gordon Brown)。布朗教授是一位年輕、有影響力的教育家，為香港大學建築系帶來了國際的視野，早期的香港建築師都深受他對建築熱愛的感染。

八十年代港大建築系系主任黎錦超教授，從北美帶來了新現代建築的教學風格，同時亦鼓勵學生認識自己的文化、城市和建築，他深信，亦希望這些種子能培育出「香港建築」。

建築教育，包括對建築歷史的認識，可是，曾涉獵中西方建築歷史的我們，卻對自己本身的歷史，一無所知。

「無根樹」就像浮萍般，浮動不停。正面來看，它沒有固定的定位，變得有極大的可塑性；但反面看，它卻令人沒有足夠的信心，看清自己的位置和未來的方向。

尋找的歷程

建築師吳啟聰選擇了追溯香港二十世紀初至五十年代的建築師，包括香港大學建築系成立前由國內來港的著名建築師，如朱彬、范文照、徐敬直等人。這些前輩的名字，我們都少有認識，就像只知萬宜大廈，而不知道背後的建築師。

在尋根的歷程中，我們發現每一個年代都有他們的限制與機遇，歷史上的得與失，甚至他們很多建築物以至名字都隨著時間而消失，乃被人遺忘。但是至今不變、仍被承傳下來的卻是建築師對建築的熱誠。

歷史此刻的選擇

實在是無法於一書內說盡香港百年建築，本書涵蓋的內容只是我們此時此刻的一些選擇。我們選擇以時間為主軸，當中突出了一些重要的建築歷史片段：從早期華人聚居的村落，至英人建立的維多利亞城，至二十世紀初漸漸出現有香港特色的建築。但訴說歷史需要有深入的研究和嚴謹的態度，在歷史的追究上我們仍有改進的空間，我們希望此書只是認識香港建築的一個引子。

建築是無形理念的表達

建築，不只是蓋房子，亦不只是地產。經濟和地產有高有低，但建築為人創造美好環境的意願，卻不會因為外在順逆境而增減。今天我們看到的建築，是我們文化、經濟、政治、社會、理念等無形力量下產生的有形成果。城市建築就是我們群體的反映。

因此，我們刻意的不以建築物分類作為本書的結構，因為建築不只是建築物，而是生活背後無形因素的產物。

建築歷史的承傳

世上沒有甚麼是永恆不變的，時代日新月異，建築和城市的更新是自然的進化，但回顧和保育歷史建築物卻是每一代的責任，因為承傳的不只是建築物的外形，而是在建築上反映人的智慧與抱負，並延續到下一代。

香港建築特色

浮浮沉沉，經歷百載，一步一步的，香港建築終於擁有自己的步法。回顧過往只移植英國或歐洲歌德式、古典主義，或現代國際風格，或聘用外國的建築師，香港的建築師亦走出了自己的道路，如廖本懷建築師的華富邨，是公共房屋的優秀作品；美孚新邨是立體城市、綜合功用性的先驅建築作品，太古城也成為現代高密度混合式建築的典範。

文化和建築特色是人生活的自然產品，自然地流露出人的智慧和生命力。

自己的特色要由欣賞自己開始，但這欣賞不是盲目的讚賞，而是需要批判的眼光，正如建築教育，在一連串的批判後，設計將變得更完備。

這一切都是從無根開始，希望藉著此書分享我們這群建築師尋根的發現。

感謝

此書由2001年開始籌備，至今才正式出版，實在要感謝作者們的忍耐，三聯書店李安小姐的鼓勵，前輩建築師們如龍炳頤教授的《香港古今建築》和鍾華楠建築師的《香港現代建築》兩書的啟發，香港建築師學會前會長劉秀成教授、沈埃迪建築師、香港建築師學會現任會長林雲峰教授的支持，以及香港建築師學會的建築師，香港中文大學建築系、香港理工大學平面設計系及香港城市大學創意媒體學院的學生的義務參與。

《空間之旅——香港建築百年》一書就如我們百年的香港建築一樣，是群體合作的成果，缺一不可。

在此再次鳴謝所有作者：林社鈴、何志清、馮永基、陳麗喬博士、陳翠兒、張海活、楊煒強、長洲礼子、香港房屋署建築師協會、嚴汝洲、吳啟聰、林中偉、黃斯齡、樂素芬、朱卓雄、杜永德、源耀邦、吳永順、鄭炳鴻、黎東耀對此書的認真和用心。

我們只是抱著一顆尋根和分享的心出版這本書，內容不足錯漏之處，懇請包涵指正。

希望藉此書引發大家認識、欣賞香港建築的現在與過去，本著承先啟後的精神，共同創造精彩的建築。

「無根樹」的尋根之旅，由此出發。

陳翠兒
香港建築師學會理事
(2004-2006)

導論

蔡宏興

香港作為一個東西文化交匯、新舊矛盾的社會，「中體西用」，「西體中用」，已經不知不覺、無意識地溶解在香港特有的文化環境中。

問題是當人們被動地接收殖民地宗主國許多前設及世界觀時，我們是否意識到呢？著名文化評論學者薩依德（Edward W. Said）在他具爭議性的《東方主義》（*Orientalism*）一書（1978）中提出，西方帝國主義對東方文化（書中分析主要以中東為對象）的刻意扭曲使達到文化侵略的目的。1993年，他在《文化與帝國主義》（*Culture and Imperialism*）一書中更指出，西方社會試圖對認為是次等的非西方文化作出選擇性的遺漏和壓迫，以奪取陳述歷史的權力，在一定程度上將統治者認同的世界文化觀，作為人類生活進步模式唯一的合法版本。

在建築史觀中，以歐洲為中心的扭曲式敘述建築進化比比皆是，更甚者是對非西方建築如印度及中國建築作出蔑視、偏見的詮釋。十九世紀末及二十世紀初的權威建築通史之一、由英國建築史學家巴尼斯特·費萊茲（Banister Fletcher）主編的《比較建築史》（*A History of Architecture on the Comparative Method*）就把中國及印度建築分類為「非歷史樣式」，而排斥於源遠流長的世界建築進化系統之外。

如何覓得論述歷史及開展將來的操控權，鞏固對自己有利的觀點及開發有關聯的知識理論更是擴張及重組權力網絡者的南山捷徑⁽¹⁾。

今天我們要面對的卻是另一種處境，隨著香港回歸後驟然而至的中國熱，以及對民族主體的歌頌，使我們更需要清醒的分析、判斷香港身份的歷史定位，香港與祖國的關係。在探討香港城市未來發展的過程中，我們要更清楚地認識哪些是對發展香港本土文化構成不能逾越的障礙，哪些是有益於增強本土文化體系。

頗具諷刺的是，在霸權主義務求主宰全球化的模式、政府奢望香港成為全球化下的大都會策略下，當香港變成外國遊客及國內「自由行」消費的商品大都會時，我們有否想到香港的文化特色是被遺棄還是被喚醒呢？

在重組香港文化，包括建築文化的新認知圖像時，我們固然不能只認同外來文化的準則，跟風地「超英趕美」去設計及建造一樣的高科技建築物；更不能在沒有充份了解西方古典主義建築理論時，便囫圇吞棗，或在「後現代」（post modern）的藉口下，幼稚地模仿西方的古典建築形貌。也不能只靠民族主義支撐，盲目地強調中國傳統及自我，否則只會被以往中國建築文化約束而成為歷史的奴隸，逃避發展一個適合香港特殊環境及擁有中國文化特性的建築體系。

更可怕的是，過於表面地把中國建築外貌作為代表未來中國建築文化及香港公共建築的取向，難道這就是所謂回歸傳統？低劣模仿的復古弊病不僅是「開倒車」，更連累市民對中國建築精神及文法的誤解，在一頭霧水的情形下把無意義的表面抄襲，當作古建築現代化的特點。

因此我們要時刻警覺，以現代化為名行全球化文化奴役之實的陷阱，同時我們亦要拒絕流入文化保守主義、僵化的創作自由，以免再度為封閉社會及文化知識體制所利用或壓制。

建築作為一門社會不能缺少的實用藝術及經濟工具，廣泛現實地反映了一個社會發展的意識、人民在不同歷史時刻對生活文化及道德的價值觀。建築和社會有不可分割的千絲萬縷關係。隨著文化傳統及權力操縱的變化，建築形象及社會審美意識也將相應改變。中國建築教育開拓者梁思成先生（1901-1972）說過：「建築之規模，形體，工程，藝術之嬗遞演變，乃其民族特殊文化興衰潮汐之反映；一國一族之建築適及反鑒其物質精神，繼往開來之面貌。」⁽²⁾

從建築歷史看社會權衡取舍，可以意識到及印證出不同主體觀念、政治思想、邏輯系統、東西文化在不同時代對香港的訴求及探討。香港建築作為香港文化具體表現的一部分，它創作上的探索及對香港城市發展的責任實在頗值得我們觀摩、研究。尤其在1997年回歸中國後，從一個資本主義殖民地社會過渡到一個「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共產主義國家下的特別行政區，社會秩序制度都發生變化，使得我們無法迴避本土文化重建的問題。在認同中華民族意識和「香港觀念」的同時，我們香港人，尤其是香港建築師，能否把握機會創造一個有人性、高密度的二十一世紀現代中國大都會及設計出符合香港人獨特生活方式的建築物，將是一個迫切及有深遠影響的大課題。

隨著全球居住在城市的入口在2000年第一次超越在非城市居住的人口，城市設計及高密度建築將更受到各方矚目關注。國內及外國學者和建築專業工作者已經體會到亞洲城市，特別是香港，可能是一個新建築思維及未來高密度城市生活的活生生實驗場所，故近年來已多方面參與及研究亞洲、中國、香港建築設計及城市規劃。但在急速發展中的亞洲城市裡，包括香港在內，原有的區域特色也在急速的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商品建築符號，而非建築物組成的全球單一化虛擬城市。難怪著名的荷蘭建築師庫哈斯 (Rem Koolhaas) 感慨地說：“Asia as such is in the process of disappearing. Asia has become a kind of immense theme park; Asians themselves have become tourists in Asia. Apparently all the new phenomena take place without architecture, without remarkable architects, and without all the professional disciplines that we imagine to be essential to the production of the city. It is one of the great tragedies and one of the most interesting spectacles of the present situation in Asia that this phenomenal explosion of the urban condition does not coincide with any explosion of Asian architecture.” [3]

香港建築專業者因為面對求生現實，極多都盲目逃避本地建築創作的危機，未能坦然面對失敗和反省歷史，更加上奉承文化瀰漫，大多數報導分析均流於粗枝大葉，對甚麼因素做成香港今天的畸形建築形態及如何影響未來設計創作，都沒有深入的了解及研究，企圖迴避批評建築設計錯誤對市民帶來的不便及生活環境質素的降低。有誰能肯定地說，過度擠迫的居住環境及惡劣的設計，沒有助長一些社區成為治安不靖的「紅番區」[4]及增加如514童黨殺人燒屍事件[5]發生的可能性。香港城市開發及物業發展，包括政府公共設施，長期慣常地以金錢掛帥，嚴重忽略建築設計要兼顧到人們對私人及公共活動空間的訴求、對香港自然環境和文物古蹟作出適當有效保護的責任。建築師失去用建築語言去表達市民文化身份及都市時空網絡包容性的能力；在可持續發展的問題上，如何平衡香港社會公義和環境之間的依存關係；長期無視開發本土建築體系及賦予建築應有的價值標準，都在扼殺了香港建築界在世界設計舞台上原可享有的自豪。

香港社會多年來對本土建築文化發展、研究和保存有歷史價值的建築物都不太關心，舊的建築物大部分已經拆卸，加上很多資料散失，所以要作較深入及系統的研究談何容易。就是市民對建築有興趣，也可能感得茫無頭緒，因為要分辨不同建築背後的意識形態，及尋找一些建築工作者對香港建築及其發展的評語，並非易事。此書由多名香港建築師及建築工作者編寫，匯聚了各人對香港建築文化的解讀及反省。在蒐集香港建築史料時，由於關涉的範圍極廣，所以只能以香港建築和社會、人民日常生活息息相關，及對本土文化在新舊傳統習俗、中西交錯系統中發展的因果關係為基礎決定取捨，因此本書不能視之為一本香港百年建築的完整敘述，只能說是一本嘗試對百年來的香港建築演變提出某些觀點及描寫，希望能藉此使香港市民多些了解過去的生活環境、時空觀念形成之隱喻、建築的功能、各類城市建設理念的優缺點及對社會文化的影響等。更希望在提升香港本土建築文化、人民生活環境方面，起到拋磚引玉的效果，正如古語有云：「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不需要重蹈覆轍，以為我們的子孫建造一個理想的生活環境。

[1] “The realization of a hegemonic apparatus, in so far as it creates a new ideological terrain, determines a reform of consciousness and of methods of knowledge: it is a fact of knowledge, a philosophical fact. In Crocean terms: when one succeeds in introducing a new morality in conformity with a new conception of the world, one finishes by introducing the conception as well; in other words, one determines a reform of the whole philosophy.” - A. Gramsci, *Selection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獄中筆記》)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Quintin Hoare and Geoffrey Nowell-Smith,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pp 365-366. 對文化霸權 (hegemony [Italian: *diregere* in Gramsci's writing]) 滲透的基礎，可參考意大利馬克思政治哲學及文化理論家葛蘭西 (Antonio Gramsci, 1891-1937) 在《獄中筆記》中對文化霸權及知識架構成立的討論。對知識結構的合法性及權力統治的緊密關係，可參考法國思想史學家傅柯 (Michel Foucault, 1926-1984) 的作品，尤其是《知識的考掘》(The *Archeology of Knowledge*) 一書。

[2] 梁思成文集 (三)，北京：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1985，頁3。

[3] Rem Koolhaas & Harvard Project On The City, Stefano Boeri and Multiplicity, Stanford Kwitter and Daniela Fabricius, Hans Ulrich Obrist, Nadia Tazi, Mutation, (ACTAR arc en reve centre d'architecture, 2000/2001), p. 310.

[4] 秀茂坪和慈雲山徙置區七十年代時有25萬居民，居民都稱之為「紅番區」，反映其治安惡劣。前房屋署署長苗學禮先生在《香港公屋四十五年》一書 (頁97) 提到他對徙置大廈設計的印象——「大廈內燈光昏暗，長長的走廊，像有一哩長似的，走來走去也還沒有走完。那是一個叫人害怕的環境，我完全可以體會居民的不安感覺。」

[5] 1997年5月14日秀茂坪屋邨發生一宗殘忍的區內童黨欺凌虐待殺人悲劇，14名年僅14至18歲的青少年把一名同屋邨的14歲中三學生活活虐待3小時至死，後把屍首燒毀棄置垃圾房。





祠堂，都是排列在中軸線上；但本地圍村的軸線卻是空間的通道，

例如吉慶圍中間的通道由門樓開始直達後圍牆中間的祠堂，而覲龍圍的中軸線主巷盡頭則是神壇。直至今天，學者還未能解釋這種不同空間佈局的原因。

本地圍村的平面佈局多為正方形或接近正方形，而唯一的入口開在圍牆的正中位置。當然亦有例外，例如在十九世紀興建的松柏客家圍，及在粉

嶺龍躍頭的老圍入口都不是開在圍牆中央。在圍村的入口，一般都建有門樓，而門樓與角樓均是防止敵人進攻之主要建築設施。在圍村的建築，門樓不是一個簡單的小型城門，也有暗藏水坑，在敵人用火進攻時，可以放水保護木門不被火燒毀。

無論是哪一種平面佈局、不同大門位置的圍村，圍牆內的房屋都是依據一個縱橫交錯的里巷網絡方格式擺設，排列得井井有條。公用和私用的空間有明顯的劃分。本地圍村的房屋都是集中在圍牆內的內庭，除了在後圍牆中央的祠堂或神壇外，厚厚的圍牆也用作生活輔助設施的建築空間，例如廚房、倉庫或飼養家禽的地方。人口不斷增加的壓力迫使這些空間改作居室之用。這些改變使圍牆空間的使用較接近嶺南圍村圍牆的用途。事實上，在廣東及福建一帶，無論是客家方圓土樓、各種形式的圍村或圍屋，

厚厚的圍牆都是分割為居住空間，如果是多層高圍牆，這些居所便成為獨立的多層（複式）單位。

廣東一帶圍村的厚圍牆由於都作居住單位使用，所以屋頂都採用傳統的瓦覆蓋斜屋頂建築模式，這與本地可供通道的圍牆平屋頂有顯著的不同。本地圍牆的平屋頂在防禦時方便互相照應支援，在平日則作為一個晾曬穀物的平台。

如前文所述，本地圍村多為富庶家族所建以保護家族之婦孺財產，所以用料比較講究（廣東一般圍村所用的材料大多因地制宜，所以多用夯土）夯本地圍村的圍牆牆腳及基座都是用花崗石砌成的，花崗石牆腳的高度不一，視乎圍村的財力而定。圍牆則用青磚砌成，牆的厚度如粉嶺龍躍頭老圍可厚達一米。大門是整個圍村防禦的重點，所以非常注重，例如吉慶圍的熟鐵花鐵門，不但達到堅固的功能，而鐵門上之紋飾也能顯示圍村之財富。



本地圍村

早期鄉村建築

林社鈴、何志清

香港人類聚居的歷史可遠溯至新石器時代。但根據信史的記載，

則可追溯至宋末帝昀、其弟衛王帝昺逃避元軍追襲，南逃暫居於現今九龍城半年；其後二帝西遷新會崖山，一部分士兵及軍眷並未隨行而定居境內。大量人口的增長則始於清完全撤銷《遷界令》（一六八三年）後，當時遷回的人口不足一千七百人，但大規模的外地人——尤其是客家人，卻由粵東遷徙至此。

香港最早興建的圍之一，是衙前圍村，也是現時市區內碩果僅存的圍村，可追溯至宋末。

南遷的新移民不是散居在本地人的鄉村裡，就是聚居在較貧瘠的土地上，基於貧富懸殊，文化背景及生活習慣的不同，難免與本地原居民有所衝突。因此富庶的村落，都建有圍牆保護村內的房產，更有在圍牆角加建更樓，入口裝鐵閘，及在牆外挖掘護城河。建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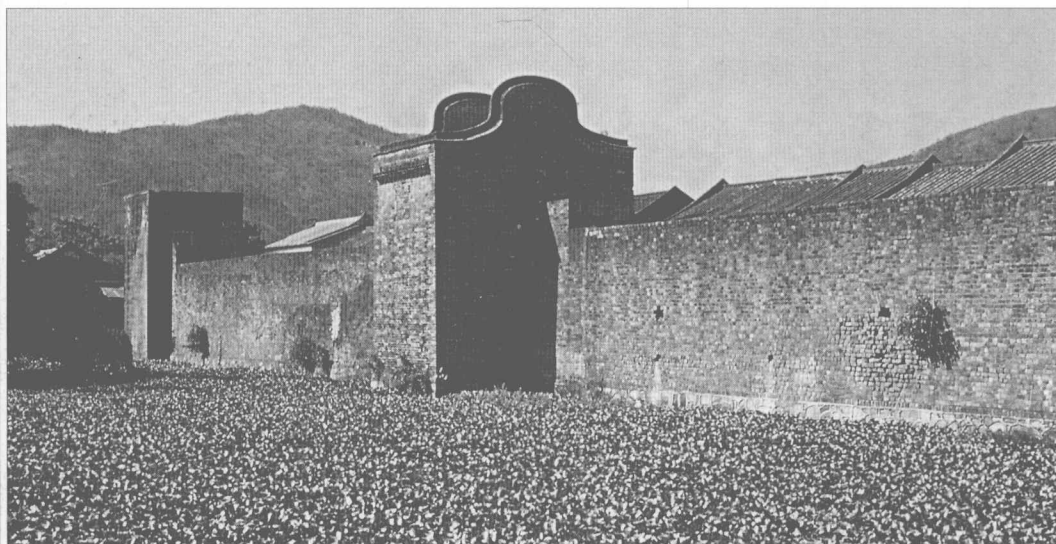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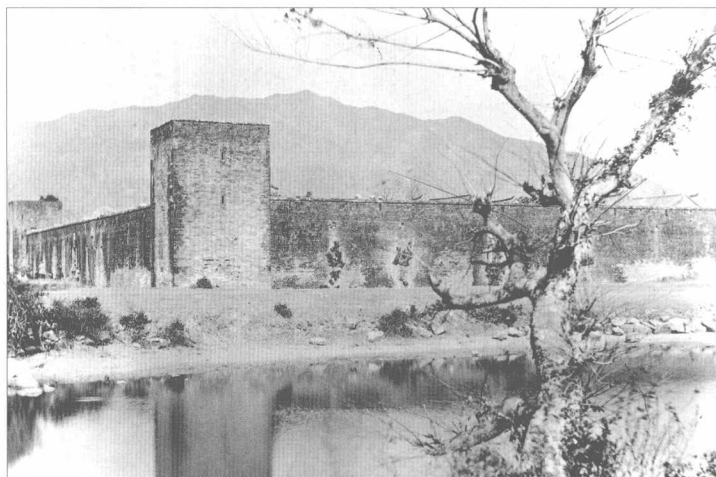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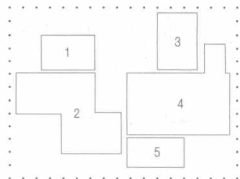
一四六五至一四八七年錦田吉慶圍的圍牆則是在一六六二至一七二二年所加，而錦田吉慶圍及粉嶺龍躍頭觀龍圍可說是此類圍村的典範。可是，今天這兩個圍村的護城河亦已填為平地。

根據《新安縣志》記載，本港的圍村在一六八八年只有十九條，在百餘年間至一八一九年已增加至二十九條。

圍村建築除了達到防衛的功能外，實際上是 by 宗族管理的一個小區。因防禦上的需要，必須準備長時期把入口關閉以抵抗強盜或敵人進侵，故圍村內一定要有自供自給的基本能力，所以水井在每個圍村內都是必須的，而且也會飼養家畜。

在廣東一帶，圍村的歷史發展比本地早，有歷史記載最早的圍村是南宋興建的梅縣松口蔡蒙吉故居。表面看來，本地圍村的建築形式明顯受到鄰近地區的影響，但也不乏自己的特色。

從整體上看，錦田吉慶圍與龍南縣西關新圍的平面佈局極為相似，整條村落的房屋都是由一道厚厚的、有更樓的圍牆所保護。不過，西關新圍的平面佈局是門堂屋的典型代表，在中軸線兩旁的建築都是相對稱的，而所有重要的建築物——大廳、



- 1 約1900-1910年的錦田吉慶圍圍牆及護河，部分護河現已填平。
- 2 一般圍村都建有高厚的圍牆，以及護河以加強防禦作用。上圖為1960年代的吉慶圍，側圍牆旁的護河雖未被填平，但已荒廢及野草叢生。下圖粉嶺龍躍頭觀龍圍（新圍）的護河今已被填平，
- 3 粉嶺龍躍頭老圍的入口並不是開在圍牆中央，面是在側面，這與一般的圍村入口（在中央）並不相同。
- 4 因防禦的原因，入口大門一般比較狹窄，較富有的圍村例如吉慶圍、泰康圍、麻笏圍及曾大屋等都有熟鐵打成的鐵閘，以增加防禦功能。
- 5 二十世紀初沙田的曾大屋，為打石致富的客籍人士所建，同樣擁有高厚的圍牆。

